羅釣錄 一

罷釣録

丁未夏余在楊峽每日率平頭奴子數日循溪上下設網理釣以取魚歸以供慈廚暇則取親舊赫蹄聯綴為軸就其背信筆草小說以代博奕遣日既成累紙惜於毁棄遂命兒輩録為一通命之曰罷釣録

李翺著復性書曰不慮不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思無慮也緧曰此揂未離於靜有靜必動動靜不息是乃情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或問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

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斯可矣無不知也無不為也
其心寂然光照天地又曰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
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翔之所言如此可謂精微動人
矣然究其歸則少林曹溪所飫宣揚者習之不免為盜
法之人皇甫持正作壽顏子辨曰土與水火風雜為千
品萬殊而四者能為質不能為知有虛而靈者合焉以
為物知人之生也質乎土風水火而心乎知于其死也
氣旋乎虛而反乎土風水火之性質固化而無矣若心
之知則未知其處焉人見其質之化謂知亦從而亡豈
不愚哉聖與愚受于初一也聖人瑩其心而濁於誘是

以能照天下之理其心清而定愚者負其心而薄於外
是以閉天下之理其心塵而結清而定者離其質也玲
瓏乎太虗之中動而合則為文王仲尼止而安則必終
始天地塵而結者離其質也狂攘乎太虗之中轉而合
乎有則為禽為獸其於人也為愚為凡雖欲少安得乎
是又靈鷲數演之緒論二子俱從文公遊者其識見言
論如此亦可異也
黃老之學盛於漢晉禪學盛於李唐而儒教至宋始明唐
世高僧如南嶽馬祖南泉黃檗之屬皆豪傑之姿如龍
如虎其舌端風生瀾翻而玄言妙解遍於天下當此時

孔孟之教益猶長夜也有宋諸儒晩始倡明性理之學而猶不免承用其語法蓋彼學久已先明於世而流風餘韻自能丕冒于後也況如持正習之生當其時安得不染漬其教文公在其間差為倔強

李翔之曰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虫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又曰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

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惧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其言痛切深有警於人

格物二字訓為窮理終不可曉今且以字義論之格之為字有訓為來格有訓為扞格有訓為誳格又訓為至訓為則訓為正此皆見於經傳百家之書而未有訓為窮者朱子亦不直曰窮而必曰格至也窮也先着至字以釋継綴窮字迤運訓釋則朱子亦覺格之不可直訓為窮矣至於諸儒所釋則雖於字訓無疑而文義終不rä敳十年間屢致思索而竟不能溭釋其疑

弘文館始刱於　英陵時妙簡一時文學之士以備顧問

申高靈叔舟金自庵綠入直時自上密遣内官察其所
為聞其至夜分讀書不輟或加奬諭或賜親臨皆異數
也至今日則名為學士者非但目不知經義如數行文
字亦不能搆就若自上使人瞯其所為則必聽其揣摩
黨論之言不然則較量外方饋遺多少之言又不然則
鬪錢戲象戲之聲耳世道寧不寒心
朱書劄疑始成於宋尢齋之手而文谷農巖考證添補余
偶於叔父座上取一卷披見之其論文仲子有銅川二
字而皆不能觧余曰銅川是王通之父故王通每稱銅
川府君此豈難知之事乎叔父訶曰先輩皆不能知汝

安知之余對曰此在文中子中說可取考也因此知此
書易觧而未觧者為多而余未暇遍閱也
余嘗拜農巖於渼湖農巖與門人數輩方閱東溟詩至贈
權加平詩絶句有得馬文之語農巖不曉馬文之義以
問諸門人亦皆不知余曰馬文銀也漢武帝得天馬以
為符瑞故鑄銀皆作馬文此言權責家而得銀也農巖
曰亦有出處否余曰出於漢書食貨志農巖曰誠然吾
偶未之見也
龎蘊詩曰世人多重金我愛刹那静金多亂人心静見真
如性古人所以貴静者以静為見性之門故也所以貴

見性者以内重於外故也今人為蠅頭細利反汨亂其性方寸之間無一刻恬愉之時古人所謂外重者内輕詎不信哉

西泰之學出於大秦國距天竺為甚近距中國為甚遠而乃能右儒斥佛而永用天堂地獄之論惡在其右儒惡在其斥佛也但西泰自其國航海梯山屢萬餘里始至中國未數年遍通中國之言遍閱中國之書著書立言以明其術其生質亦有絶異於人者宜其深明曆象銖累無失也

楓嶽水石雖稱絶勝而環山四方無一可居之地寒溪雪

嶽則如可歷圓通馬奴皆可居人謂高城處處仙境以
余所見構蹄眞處處仙境山環水回洞壑幽邃松間茅
屋隱映如畫其視海濤腥風之鄉不啻遼遐而已余欲
結茅其間以終餘生顧安可得耶
天運地處日照月臨風皷雷動雲蒸雨施山岳之峙江河
之流鳥飛獸驟花開草長人皆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
然赫赫之陽肅肅之陰一闢一闔一翕一張而萬物播
形變化以成其可知者惟此而已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此言天運之不息也不
獨逝川爲可觀以草木觀之甲而芽芽而條條而榦榦

而菩蕾菩蕾而花花而葉葉謝而旋着嬾眼無一刻之
停苟有一刻之停天地生物之功息矣
莊子之於道體其可謂有見矣然道體難言而莊子强言
之不惟言之而已又言之不已夫惟孔子則不然孚言
性與命與天道問死則曰未知生焉知死問鬼神則曰
未知事人焉知事鬼此其所以爲孔子也莊子固曰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矣孔子之不言斯爲大知苟言之不
已雖有知者亦已淺矣
自天地而觀吾身則太倉之稊米也存何所益亡何所損
自他人而觀吾身則路上之螻蟻也生何所喜死何所

戚自吾身而觀吾身則丘山之重也連城之實也是故觀他人如吾身則仁可推而及物觀吾身如他人則當死而有所不避忍辱特其小節耳

年少作文切不可着意求工纔着意求工則心為之惑而筆不順下求工而反不工矣是故作文之時先將求工之念抛在一邊唯求其精而已所謂精者如以牛為文則凝思注想務要寫其雙角四蹄之狀引重致遠之功不令流入於拘馬驢騾使讀之者了然知其為牛而不為拘馬驢騾此之謂精此之謂不求工而自工也俟吾文體既定文法既成之後往往緣筆發奇如平川漫流

遇石觸激而為湍為瀑顧何所妨唯於初學為文之時不宜經着意於奇耳近歲年少輩文字蹇滯拙澁無一可觀皆坐於眼高手卑四字也

衡嶽懶殘異人也其詩曰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為鉤卧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公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讀之使人胷次灑然

中國學者如羅整菴雖遵用程朱之訓而自有活法我東儒者則全守死法中朝文士雖步驟唐宋文法而却有

活法我東文士則全用死法譬之有二畵師焉其一諦
觀眞山眞水得其流峙之態凝思運筆雖有不盡工者
惟其以造化爲師故自有一段流動生意其一則得他
人所畵之山水草樹而必臨模焉雖其設采布置粗有
可觀其於眞形遠矣以造化爲師者中國之文學也得
他人所畵而臨模者我東之文學也前朝牧隱文其雜
傳字說等諸作頗奇杰不蹈前人陳言斯其爲最優也
歟
趙拙脩聖期之學頗涉事功雖不專守程朱家法然於窮
理之工所占地位已高且其文章專用對偶而精神注

財氣勢奔放瞬息千萬言皆成於口占我東三百年間殆無其比可與陳龍川為異世之知已

人之一心變化無常有昨以為好者今反為惡昨以為是者今反為非自幼及老其變多矣惟慾念則未嘗有前後之變日覺其熾長外此而又有所謂流注亂想日夜熠熠如野馬紛飛苟欲密密觀察使根株淨盡無餘則百年之內下工於腔子裏面尚覺為促又何暇設志於倘來之軒冕哉其於好惡也前為好而後為惡者多前為惡而後為好者少何也人心每求滿足其於物也始雖為好久則厭矣惡生於厭故前為好而後為惡者多

是亦慾之類也
弟死不葬盡散家貲志欲報秦何其烈也得滄海力士推
秦慱浪沙中何其勇也納履圯上老人三夜赴期何其
柔也運籌帷幄之中終能夷秦馘項何其智也辭齊三
萬戶而自願封留何其廉也招延四老人調護太子何
其婉也謝病辟穀欲從赤松子何其達也前乎子房未
有如子房者後乎子房未有如子房者也
陳搏南每聞風塵消息必顰蹙數日既而舉數百少年入
汴京意欲掃清天下踮聞太祖登極笑曰天下自此定
矣遂散遣徒衆復入華山為千日睡更不以世事掛懷

其意以爲苟不平定華夏爲太平眞主則脩道煉眞爲千劫不死人耳安能與趙普輩啄腐競腥刺促於一世哉若滄南其可謂宇宙間眞豪傑矣每誦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之句爲之爽然

我東國山勢比中國山勢爲高大何以明之記稱泰山自地至上頂爲三十里其餘四嶽及天台鴈蕩有或四十里者有或五十里者今以遊山所錄考之一日之內能往返絶頂足知其不甚高也唯峨眉爲最高自下至上爲八十里遊者必二日始返我國金剛雪嶽皆稱爲四十里而金剛則一日之內往返毗盧雪嶽則自平地至

渓院已為二十里自深院曉行日高舂乃至鳳頂曰留
宿翌日始歸自平地而測之其高殆不減七八十里妙
香山自平地至普賢寺亦當為二三十里自普賢日晩
始陟中峯仰見上峯猶在雲外反而宿於賓鉢菴竟不
能窮其顚比雪岳當加數十里之高設令雪嶽不及峨
眉而妙香則必無不及之理關北之長白嶺南之太白
則自古未有登其顚者而聞南僧所言得健步五日可
以往返太白之絶頂云此則視峩眉當有數倍之高矣
杜詩曰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良然
中國名山其泉石別無甚奇者唯天台之石梁鴈宕之石

龍峨眉之龍湫廬山之瀑布盛為人所稱今以萬瀑泉石及白雲菴之石屛天逸臺之峰巒九龍淵之飛瀑鳳頂之雙瀑擬之果未知優劣之何如也

莊子曰大林山丘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此非知道者不能及此人處市朝汨沒名利胷中塵埃不啻百斛乍見佳山美水便欣然樂之以為深得山水之趣殊不知神不自守隨物外遷夫鑑水者思清見金者思攫境有清濁之異而其為物化則一也是故神人者市朝即是山林豕牢便同王宮又何有善不善之可言

遇逆順境不起憎愛想遇靜閙境不起取舍想見人榮貴

不生健羨想自雖貪寠不生嗟悶想病魔所纏不起煩惱想哀相見前不起怖畏想如此固亦爲大難人然茍能勘破龎公空諸所有黃蘗無心是道兩則公案彼種種說破便覺多少葛藤

花開葉抽生意藹然而轉眄之間雪霜交集万彙凋落天運之駛箭激電逝不容少停然不凋之性未嘗在春而有到秋而無也幼俄而壯壯俄而老老俄而死然不老之性未嘗在幼而有及老而無也是故欲識不凋之性向草生花謝時識取欲識不老之性向生老死病中識取

釋氏千言萬語只教人無心苟得無心恒沙功德皆由此起只由要無心而不得無心故作公案提撕之法要死却此心耳

天地之生久矣皇王迭興治亂互乗其間賢愚異趣悲歡多門世態人情種種殊狀者自今而觀千古一瞥宇宙廓然俱無蹤跡則吾身終始都不過為數十寒暑而已石火電光未足喻其駛也乃於其間營營役役憂貧憂賤心隨物化與形偕盡靜言思之真可憐愍

雖熏天富貴盖世功名瞥然一過之後便屬夢幻之境今世人非不知此而猶競錐刀之利費盡一生心機者不

獨累於口腹而已人之一心晝夜紛飛一刻把捉不得必須靠外物以遣所謂依他起是也而財色仕宦又是外物之大者故求之不得則惆悵不樂既得又恐他人之或奪營營百年死而始休彼烏知利名之外別有所謂安樂竗常者乎

李習之作韓文公行狀有曰讀書盡能記他生之所習若然則退之自認前身如羊叔子乎退之苟自知有輪回則平日着書闢佛又何其嚴也不然則習之豈妄言歟為他文尚不宜妄況狀文公而可以妄乎

李都事世馨之子奉佐娶婦於湖南居數年病死其友在

京者夢叅佐來誦詩曰鼎湖弓劍夢軒轅百藥無功兩
歲呑入間遺恨離親思地下關心幼子存于歸洛北何
顏留滯湖南是怨魂莫言化返遼陽鶴斑竹千年有淚
痕再夢而愈明其友甚怪之見世醫而傳其詩及訃至
乃得夢日也其詩每句皆用陽關體對又不甚精而朴
西溪亟稱其佳
甲戌春余得熱病幾殊及少甦似夢非夢着巾服赴泮製
仰見大書銘題懸於板上即製數十句以呈及榜出御
筆批三句居魁其銘題及御批三句皆能暗記及病差
則頓忘之唯記首句於皇上帝四字而已其後十數年

間閱歷多少科場而未有以銘試士之時及辛卯秋余
赴菊製大提學金鎭圭以宋穌軾進司馬光墓碑表試
士而余居魁其後對崔公奎瑞說及夢兆余言此事矣
其無驗崔公曰君之此夢甚巧中何謂無驗考次等第及
三句受點既皆合矣況碑銘之銘尤為襯符凡夢兆之
驗類多如此何可以其文之非銘而謂之不驗耶余始
稍信其然後數歲偶閱坡集至溫公碑文其銘起頭云
於皇上帝乃怳然而悟人生得失冥冥中已有前定但
人不知之耳
壬寅春余出宰平康欲得壽板或言青龍山絕頂有老松

可以作板余使官奴應文及傔人李孝萬往審之二人夜宿隱寂庵天欲曉循山脊而上望見老松生於絶壁上下皆不可攀緣躊躇間倏見二小兒年可五六歲皆衣衲散髮手持松枝相向而立於松下應文等驚以為此兒從何而能躋此屢呼不應仍忽不見歸詫以為仙也或曰非仙而鬼也余按抱朴子等書深山絶境有人參茯苓年久皆成童子形此殆茯參也惜余無仙分不能梯而取也

南華一書其論道體與内典多相符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欝閼而不流亦不能清此即不應住色生心不

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也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此則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也姑舉此二條以明之三十餘篇中此等意思甚多

羅整庵謂林希逸以禪旨註莊子甚得其意整庵似全不知莊子莊子雖多禪意林註胡亂特甚全無發明古來註莊子當以呂吉甫為最

以指喻指一節古來註釋家皆不能明此蓋言以吾之指而喻彼指之非指則彼見屈伸把握彼與此均而有所不信矣以吾之馬而喻彼馬之非馬則彼見飲齕馳驟

彼與此均而有所不信矣必也以非指而喻彼指之非
指以非馬而喻彼馬之非馬然後爲可盖指不能自爲
屈伸把握而必有使之屈伸把握者馬不能自爲飮齕
馳驟而必有使之飮齕馳驟者此即所謂非指非馬也
苟無所謂非指則指不過爲十條皮褁骨之物而已苟
無所謂非馬則馬不過爲四蹄毛傅體之物而已安能
使之把握屈伸安能使之飮齕馳驟哉盖性寓於形而
形爲性所使苟無此性則形不能爲形即德充符所云
所愛其形者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是也此就形色中
别示眞性而其造語之奇如此指馬以小言天地萬物

以大言
天地之間何事不有人以其耳目之所不及而舉不信之
固未可也東方之人不信有吐金之鳥西方之人不信
有吐絲之虫如曹子桓不信有火浣布及得西國所貢
親試殿前然後始毁其典論禪家尤多奇異之事豈以
其神道設教故而然歟如后山所記崇德寺僧善端酒
色自恣疑地獄有無然香祝之而地裂青箱所記鄭夷
甫自知死期亭亭文化此猶是人所爲耳蚌蛤微虫能
知密護般若鸚鵡微禽能知念經種福至使如韋劒南
親製舍利塔銘此猶是有知覺之物耳羅僧義湘嶺

南浮石寺植其所持杖於屋簷下遂生葉生枝凡杖上麄而下細故此樹亦上粗而下細其枝條皆向下每夏開紫色花奇自獻為嶺伯時斫取為杖復自其根吐芽其長及簷而止終不穿過以其在簷底故未嘗為雨露所澤而自羅及今千餘年間終不枯悴退溪詩曰杖頭自有曹溪水不借乾坤雨露恩夫草木無知之物亦且如此是豈言語思議所能推哉

東國傳道秘記未知為何人所錄而首稱金可紀入唐遇正陽真人傳得錬丹口訣東歸之後遞相傳授其源泒甚明似非荒誕之比且其口訣簡易不煩使人易於下

手筍腓見於丹學者必不能如此可紀入唐在崔孤雲之先見於麗史又見於唐人贈別詩今載品彙中又見於神仙通鑑

參同契有上陽子註有眞一子註有抱一子註又有朱子註又有胥霞子註青霞子註最晩出而其所闡明比四家尤爲賅備又作十二篇附于註釋之後如易之繫辭多論性命互脩之理胥霞子姓權名克中庶流也能文章隱居古阜之天台山鍊丹不出其後坐化有虹光自其屋起上燭於天人謂禪學而實非禪學乃雙脩性命之學者也鄭東溟集中有贈詩二首亦言其註叅同云

呂洞賓既爲黃龍祖師所點化即呈詩曰撲破葫蘆摵碎
琴從今不戀水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
心水中金即丹學也此事載於傳燈録然則洞賓其果
捨仙從禪歟
我東高僧羅麗之時往來中國無阻故雲遊天下求師訪
道今以傳燈考之東釋之見録者十居二三如麻谷普
幻師則又見於楞嚴集註中而我國釋子輩顧皆不知
雖方外之學東方文獻之無徵如此世所知者唯眞表
元曉義相及牧牛子希夷子江月軒涵虛堂六七人而
已

東隣有俞生時一余嘗跨牛造其家俞生笑指門外棗樹日此樹多年不結實頃年得秘方於湖中人能使爛結如此余問其法如何俞云一人持斧擬樹爲將斫伐之狀一人從而問之子何爲將伐此樹持斧者云此樹不結實留之無益故將伐也問者曰自今爲始當結實幸無伐也持斧者唯唯而止如是則自其年便結實屢試良驗然則樹亦有知而能聞人言否樹亦畏死否理有不可曉者

鄉居畜一犬每當食時犬必來蹲於前客適見之曰此物殊靈去人不甚遠余曰亦有勝於人者其性宜不知矯

餙故見可怒而怒見可喜而喜人則不然內雖怒而外陽喜內雖喜而外陽怒一切矯其情而餙於外此所以不及犬也客曰然則畢竟犬勝於人乎余笑曰人之情有善有惡苟能去其惡而從其善則可以為聖為賢犬則其性昏蔽尚無所謂善安有所謂惡乎客曰犬亦有善惡不同者余曰禀氣有剛柔之異其剛者獡而近乎惡其柔者則馴而近乎善非可以善惡論也客曰子之言然

古人言脑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割斷耳又

曰已往事勿追思未來事勿迎想見在事勿留念隨覺
而止習以為常久久彌堅不煩多學余深愛此二言一
則深達受病習氣一則工夫簡要不煩

癸卯秋聞嶺南漆谷地有女子懷胎滿月兒自左脇而出
監司至於馳啓以為異事老聃釋迦皆從脇出豈於季
世復有此等人余於前年遇嶺南人試問曾見此兒否
答曾見之兒今四歲而絕大殆同七八歲兒終日閉目
而坐不啼不笑人有與之言者始開目酬答已復閉目
此外無他異云起信云從知足天退入胎住胎出胎此
兒豈亦是之類歟不然則前世當有未了公案不免再

來耳當觀其壯大貌樣姑記之以俟

儉與謙爲致福之方奢與傲即致禍之道今以物理觀之

澗芼足以交神靑黃不免召灾是非奢儉之類乎皐陵

善頹谿谷能容是非傲謙之類乎天之於人何嘗一一

搜索其傲謙奢儉而施福降禍也謙儉自有召福之理

傲奢自有致禍之道猶皐陵不期於善崩而善崩谿谷

不期於能容而能容焉耳

恒觀人之富者多無子多子者必貧貴者多無年壽者不

必貴天之於人惜全福如此設令四者俱不得君子達

命安分不生怨尤幸而兼有其二其三則當慚愧神明

恐懼滿溢今世之人雖盡有其四猶不知足企慕希望無有窮已是雖畀以猗頓之財享以彭祖之年位隣萬乘之尊無以田嬰之百子必不能慊其欲古人詩曰人生待足何時足者詎不信歟

杜牧阿房宮賦外如罪言戰守論燕將錄李賀集序黃州祭百神文皆奇壯磊落裴延翰樊川集序韋瑞符衛公故物記馮用之權論亦雋語名章錯落可觀此三子者皆無後世名而其文如此唐人誠不可及

李義山為白樂天誌文其於樂天文章無一語稱述其序元結文則稱述甚備至以造化為比蓋次山文頗尚奇

偉而義山尚奇之甚者也是故深有所取若樂天則過
於平易與次山大不同宜不為義山所取也
三代之衰百家競起然未有捨心以為道者如申商儀張
孫吳皆功利之術而不可謂之道至今日唯有儒釋二
教而已今以二教譬論則一器清水投以塵土儒釋共
觀之儒則曰置此器於靜處勿動勿撓久則塵土自沈
清相現前矣此豈非順理之言乎釋則曰水性本清塵
何嘗汚外相自濁本體如然此則一味超詣而已文中
子曰西方之聖中國則曰泥蕭行乃欲以西方之教而
施之中國安得不泥要之世出世間法初不相涉

龍之為物神變無方未有見其真形者嘗聞金河西退居光州嘗於夏月與數客共登觀稼亭其日鋤夫遍野忽譁言龍墮河西與客往觀之有一老牛卧田間而無毛搖其尾以擊地輒有烟氣自其尾裊裊而上俄有片雲自四方而至始則冉冉乍離乍合倏忽之間疾如風輪奔騰驟集如有物吸引遍覆牛衣大雨暴注迅雷隨發河西狼狽走還回望白龍已騰起日光下炳鱗甲閃爍唯不見其首蓋以雲氣厚覆也余從曾大父西華相公少贅南郭朴公嘗隨朴公宰南邑適值龍墮田中亟往見之亦一無毛老牛云

先君子當 肅廟丙寅在玉堂將應旨進劄首論外戚次及女禍劄既成以易筮之得遯卦先君子曰朱子嘗遇遯焚章吾每疑之人臣進言豈恤禍福事苟當言斯言之矣卜而不吉庸得已乎疏至政院金承旨昌協見之大驚以書力沮先君子終不聽疏既呈 上怒果大震激成無限過擧先君子亦十年見廢古人焚章之微意至是而乃驗矣

元紫芝天人也其終身不娶有乖聖人中行之教而清淨簡易得於易老爲多事毋以孝既過首亰刺血寫經官俸所得悉以經營葬祭衣食孤遺所居無扃鐍墻藩之

禁逹生齊物從其所好當歲大歉涉旬無烟而彈琴讀
書不改其樂旣没之後所居草堂但有簡篇机几琴杖
箪瓢而已賴喬渾葦賻助得以斂葬李華稱其脫遺身
世涵泳道德㧞淸塵而棲顥氣非過言也然壽止五十
九亦理之不可知者其沖淡如陸象先玄遠如孫思邈
而行義之篤貞固之操又過之
我國試士之法皆令坐冷庭而以棘圍其外其慢易甚矣
聞中朝則試院四周環以長廊赴擧儒生皆許入處其
中嘗謂大國規模故自不同矣及見舒元輿論貢士書
有曰臣到尙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皆手携脂燭水炭

洎朝晡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
其名氏試士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
席在地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乃知唐之試士亦與
我國同長廊處儒未知昉於何時也元輿又曰坐舉子
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隷以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
棘圍以截遮是䟽之以賊奸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
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虫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
成之道也又曰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即以篚篚皮
幣承之貢賢才俊乂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
輕賢才而重金玉也元輿之言反覆激慨而古今舉子

光景亦足以發笑

古之善相者有以呂后為當大貴有以則天為當有天下其言皆驗稱為善相其實此皆不善相者向若曰是皆滅門之相則誠為善相者矣呂雖封諸呂未幾皆受赤族之誅武曌篡唐亦不旋踵而舉族夷滅夫豈以一時之貴而博湛宗之禍哉故曰是皆滅門之相而非可以貴言者也杜牧述荀子非相之意而著文而明之其言深為有理向來張嬪之事亦可為百世之鑑矣嬪既賜自盡而其一族誅竄殆盡始訙不謂之福而其禍之烈終乃如此藉椒房之勢者庶可以知所戒矣

客有言三日浦丹書之異以為非真仙必不能至今留迹余曰此何足為異五月五日取老蟾頭中髓和朱砂以書石面透入數寸盖古之好事者以此法題名而至今留存耳

嶺南通度寺有佛牙壬辰歲為倭將所竊去及松雲使日本復得推歸今移置於杆城之乾鳳寺余嘗取見之非佛牙而乃海貝之屬耳以語諸僧而皆不信是牙初省非妄也則當是松雲見欺於狡倭失其眞而得其假以歸也

高麗睿宗嘗登朴淵巖石上倏有雷雨巖石震動睿宗恐

怖術士李靈幹投符於淵淵龍蜿蜒出伏於石上靈幹數其罪而鞭之仍拔其一鱗靈幹兒時為僧所養其師使守燈油每夜必見失其師以其不謹守護而笞之靈幹私怪其故夜輒不眠而伺之見一狸偷舐其油急掩捕之狸忽人語曰勿殺我當畀子秘書仍口吐一卷書靈幹受其書而放其狸自是能幻術役使鬼神此事載於勝覽中夫龍神物也狸妖獸也得法術於龍而能制狸猶之可也得法於狸而能制龍吾所不信

世以道詵比之於唐一行夫道詵固亦異人也黃衣老者未知為何等人而乃於求禮海岸聚沙為山教以山水

形勢其事誠亦奇矣然道詵不過為精於堪輿之人而已若一行者上通天象下察地理中察人事盖隣於聖者而自李淳風袁天罡以下皆所不及也唯三國時管輅差堪比肩而一行之囚北斗勸行赦者又與管輅之救趙顏其事絕相類此等人如優曇鉢花數千年間時一現又豈道詵之所及哉

客有談女色者曰我國無美貌婦人諺云北方女美東方女醜信不虛也余曰美色於世固為不祥之物然我國未嘗無美婦人也新羅薛永冲與金仁問入唐高宗拜左武衛將軍其女有玉色發於穠華故少孫仙子為館

陶郭公之姬陳子昂賛其美以為若彩雲朝升微月宵映此雖陳思之状洛神未足以過之是猶其遠者尒成宗時東國工曹典書權克和之女遂入掖庭穠艶善吹玉笛罷冠後宮明人宫詞中亦有詠其事者　中廟時華使至松都見黄真以為天下殊色中國無可比者今載五山說林中　孝廟時清貝勒王求婚於我朝以錦林君庶女歸為義順公主遣嫁之貝勒大悅以為白松鶻盖言其姿態横生也貝勒有侍姬皆殊色而其中一人尤絶艶貝勒謂我朝使臣曰識此女否此是尒國韓潤之女也此又見於申參判翊全日記中以此觀之我

國女子之入中朝者未有不以色擅名者也

本朝　英廟時龍潭縣産馬其高九尺神駿無比　英廟以獻於　成宗皇帝則曰朝鮮國王愛我得神駒不自乘而送於我曾祭詩所云朝鮮得之不敢騎來獻赤墀美神姿者是也自後更未聞有此等馬者歲乙亥先君按察海西時海州村民有馬産駒頗神駿先君子歸其直而取之過數年名動京師余嘗騎而出入每俯見地上細沙其長皆數尺蓋以其走之疾而然耳先君子嘗自楊山騎而入京未半日而已届先君子没後爲幽谷驛所取去轉入於内厩名之曰幽谷驄老馬豎年八九

十者皆言有眼以來未嘗見此等馬云其眼光如炬人
不敢近前而性馴良雖旱天驟馳蹄下無塵起兩股各
有逆鱗轂片人皆謂之龍馬但其體差少耳既死葬於
箭郊今則世更無此等馬矣
神奇化為腐臭腐臭復化為神奇此一句說盡天地間理
糞壤能生玉食而玉食復化為糞壤此非腐臭化為神
奇神奇復化為腐臭乎形神能生萬般作用而俄化為
枯骴既屈之氣復伸而為人則此非神奇化為腐臭腐
臭復化為神奇乎東陵理瓜之翁即舊日公侯也秦庭
拜相之客即昔之簀尸也推之萬物萬事莫不皆然

橫渠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花潭曰湛一淸虗之氣雖見其散於目前而終未甞亡

花潭之說全出於橫渠之意而橫渠之意以爲氣在太空之中聚而爲吾體及其散也初爲吾所得者今復返於太虗有不以吾體之散而遂滅如水成氷氷還成水

花潭乃以爲雖燭滅之煙氣見其衣滅於前而終未甞亡夫有形者必滅無形者不滅燭滅之烟無形而有相亦形之類也又安得謂之不滅花潭之意出於道在瓦礫屎溺之意而立言恐不當若是也橫渠又曰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死無所喪其言正相發

橫渠曰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挾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此說全出於李習之所謂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習之言又出於明不循根寄根明發先儒謂正蒙未純者豈亦指此等處而言歟然理則精妙矣

濂溪曰富貴人所愛也顔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先儒不明說大字只令人體會余謂此即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之大耳

人心恒爲妄想所汨雖掃除無餘少間又紛然而起一日

之內自驗靜閙分數或靜多閙少或閙多靜少盖不能全靜亦不至全閙日復一日今年是這般樣明年又這般樣遠計十年若二十年或不無分寸得力處統而論之只是這般樣耳有如泝灘之舟進寸而退尺苟求其然只坐於見不襯切志不勇決耳

先儒見人靜坐便嘆善學不獨儒門為然禪家之坐禪丹家之坐䆐或謂之調息觀心或謂之安置鼎爐無不從事於靜坐以為最切工夫盖心要在靜時體驗故也所謂靜坐說時雖似容易而行之却甚難昏沈掉舉皆非靜坐甚至欠伸思卧顧杖欲行其能數時刻耐過亦難

矣杲老力斥靜坐此是格外活套未可以為教人之常法也

知舊間有言祭祀之無益至引禮記以為豈知神之必享又謂朱子所謂既散之氣復聚而來享者為理外余謂武王數紂之罪曰謂祭無益今之謂祭無益者皆紂之類而武王之所討也周公之祭三王其所以祝于神者懇懇若與生人接席而致語者夫豈無所享而周公假為之哉禮之所云盖曰神理微眇非生人耳目之所接夫豈知其享不享哉惟當盡吾之誠而已云尒延陵季子曰骨肉歸復于土若䰟氣則無不之也夫䰟氣豈若

生人血肉之軀常聚在一處哉惟為感而後應爾朱子但曰既散之氣而不曰既無之氣則又何所疑而乃不能活看至有理外之說也

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以形質言則謂之物以知覺言則謂之變天地之間陰陽二氣而已紛糅絪縕賦於萬物此所謂精氣也若夫昭昭靈靈萬化而未始有窮者則豈非遊魂之謂乎

老子比莊子人品較高然若論其學則老子私而莊子公

老子之為虗非專尚虗而已也將以制實也其尚靜非專尚靜而已也將以制動也其尚柔非專尚柔而已也

將以制剛也若莊子則一直說柔未嘗意在於制剛也一直說虛未嘗意在於制實也一直說靜未嘗意在於制動也莊子之心虛老子則工於揣摩物理

欲之難制者莫如女色坡翁志林至舉燕子卿胡婦事以證之不獨子卿為然以胡澹菴之直節眷戀梨渦白香山之耽禪係情樊素如漢之武帝唐之明皇何等英主而迷情妖姬既死而猶糾結不忘務實野夫云皮色肉骨并尿糞強作嬌嬈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世之癡男子宜恒作是觀

今之蠱情女色者亦非其人之罪也天地間只有陰陽二

氣賦成人物而同出於太極初不相離故陽必求陰陰必求陽此天地自然之理如老子疏所云牝為天下之所求是也然妙明之體包乎陰陽之中而不囿於陰陽苟能制之有道使彼常聽命於我而我未甞為役於彼則彼雖大氣亦無奈我何矣不然而縱之使熾則陽日亢而陰日盛我反聽命於彼小則迷情喪身大則亡國敗家御妙明之體而制陰陽之情聖賢也殉陰陽之情而從妙明之體凡愚也

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慾雖有存焉者寡矣欲之在人絕則聖寡則賢有則凡

多則愚多而不已則滅身覆宗自聖至愚苟論其階級
惟在欲之多寡分數爾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如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即前知未來之
法也冉求問於孔子曰未有天地可知耶孔子曰可古
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此即推知既往之法也苟以此
意求之千劫之前萬歲之後可坐而知也
白樂天詩曰黑頭日以白白面日以黑人生未死間變化
何終極常言在己者莫若形與色一朝改變來止遏不
能得況彼身外事悠悠通與塞又其自詠曰朝亦隨群

動暮亦隨群動榮華瞬息間求得將何用形骸與冠蓋
假合相戲弄何異睡着人不知夢是夢此可以警夫饕
富貴者又曰形質本非實氣聚偶成身恩愛元是妄緣
合暫爲親念玆庶有悟聊用遣悲辛此可以警夫悼亡
而過者又其詩曰第宅非吾廬逆旅暫留止子孫非我
有委蛇而已矣有如蠶造繭又何花生草草結花暗凋
繭成蠶老死悲哉可奈何舉世皆如此其逸老詩筋骸
本非實一束芭蕉草眷屬偶相依一夕同棲鳥去何有
顧戀住亦無憂惱生死當復然其餘安足道此可以警
夫濃於世味者其逍遥詩曰亦莫戀此身亦莫厭此身

此身何足戀萬刼煩惱根此身何足厭一聚虗空塵無
戀亦無厭始是逍遥入此則脫灑自在無拘無係如樂
天其亦可謂知道者歟
人只緣有血肉之軀而各自私所以處世間不免有恩讎
及其死也血肉之軀旣爲所捨矣清虗一氣返於太空
夫豈復有所謂恩讎哉然古來史冊所載如申生灌夫
之事前後相望竊意寃結之氣靈明之性不與形化或
能爲明神爲厲鬼而降災降祥隨其人之所召固不無
此理矣乃余所怕者結草之老人也子孫之於吾即天
地之委蛻旣死之後又安所顧戀況死者之心未始以

生爲可慕以死爲可惡正如莊子所云安知死者不悔
其始之蘄生則其女之一死一生又何至眷係於冥冥
之中而至於亢回以報改嫁之恩乎夫如是死者其亦
私累歟蓋嘗思而得其說焉天地之化在於生生雖既
死之神亦未嘗不囿於生生故草木之長也江河之流
也皆生生一理也生生理窮然後返於死然生生之性
則不以其死而或息故雖明而爲人幽而爲鬼未始不
以生生爲心聖人之心雖寂然不動何嘗不以感通爲
妙哉此老人所以心乎生而不心乎死者歟
中朝錢牧齋病東文之曼衍曼衍誠爲東文之病然至近

日則尖巧拙澁求欲爲曼衍且不可得矣東文中如朴挹翠祭金仁老文金仁老名行記李容齋逍遥洞記其體段何減古人又可以曼衍之目加之哉

先君子嘗詔余曰吾於少時貧無馬出入每徒步其赴泮宮課製亦必徒行嘗數日忍飢適有外邑親知送菉豆麁末以資靧面者和水作粥而喫又得强飯造果之餘作稀粥以療飢其在釜津得一瓜中劈作兩片充朝夕飯令汝自幼及壯未嘗有一日之飢出入必有驢馬身安體逸如此又安能動心忍性以奮發之基乎又曰吾嘗呈遞郵官自京將歸釜淵得一劣乘附兩擔於其背

騎而作行到月溪逢乘擔而向京者乃李子三也時子
三已登第歷翰苑矣今之年少者以附擔爲愧苟非好
鞍好馬則不肯出此亦可以見世變矣
先君子嘗謂余曰吾嘗於夢中得句云蟬催千樹暝砧動
萬家秋夫一日之中暝爲終一歲之中秋爲暮其氣象
殊蕭索恐非遠到之象亦非永年之兆也先君子竟以
五十二而終官亦止於從二品又嘗曰余嘗於戊辰之
冬夢中誦哀江南賦已巳之月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
谷數句及己巳而竄群山在群山數歲又於夢中誦哀
江南天道周星窮于甲戌聲出喉間爲傍人喚覺心甚

異之及甲戌而家故前後湊巧未有若此夢者云
余㓜時先君子書數十字貼壁指示之翌日又改以他字
既數日能知百餘字先君子喜曰此兒聰慧可教遂教
以抄史及論語正文於時四歲矣先君子課學甚嚴八
歲通習通鑑史記小學等書其年再經重病幾死仍成
重聽先君子以為勿書之故也輟而不督然性已習成
一日荒嬉則心中悵然不樂二十前盡通史記全部及
四書詩書涉攬諸家亦且數千餘卷始見韓柳等文而
心慕之模擬作十餘首先輩見之以為筆勢瀾飜多加
奬許惟不喜科舉之業在群山數年先君子曉之曰今

世顯揚門戶惟在科第入家子弟苟白首爲窮儒則無
論其身坎軻門戶從而衰替比之於國猶周赧漢獻也
苟能不墜先代科名則仕宦任汝行止不汝制也遂書
儷題命製於前而教以對偶布置之法余始黽勉承命
得四六數十首及執策十餘篇二十以後先君子從宦
內外余日夜在側酬答書牘應對賓客無暇復留意佔
畢既遭大故哀隕成疾數年而得全癸未後稍理舊業
復讀三經四書並及老莊班韓等書乙未哭弟悲傷無
復世念且家貧親老浴宦內外竹素之業殆至全廢乙
巳以後屏居揚峽復取舊讀經書溫繹傍閱內典諸書

盡通其旨是時余年已五十矣惟不喜述作時或為人所強不免勉應而本不蘄為文士惟於黃卷中樂觀古人用心而已欲令子孫知吾平生為學始終漫錄如此

先君子早孤失學弱冠之歲始從學讀書不多而文思雋發嘗於一日綴各體十二篇人皆驚服每於泮試并製詩賦聯書以呈考官以其捷而以異衆禁之乙卯以後退居釜淵春夏課農秋冬讀書其於論語并註皆暗誦不錯一字登第後自以文學非所長引徐公必遠事力辭華職人皆信以為然唯金農巖昌協徐相國宗泰深知之嘗曰某令於論語得力最深故其文簡要截直特

為氣節幹局所掩人不能知耳平生無著述時或有作未嘗留藁余於闋服後搜求得詩賦若干編附以暗行乘槎二録錄亦逸其下又先君子嘗與徐公及二客遊嶺東古韵賦詩有東南窮地軸盃酒見天真之句座皆歎賞云而不見其全為可恨也

先君子深以黨論為憂恒言我國必以黨論而亡吾雖無才學可以裨補世道豈可心知其為亡國之事而推波助瀾靡然同歸也為吾子孫苟體余意必不為乖激之黨論其為乖激之黨論者決非賢子孫也先君子平日所言如此故余於立朝之後不敢馳逐上下以效排軋

之習雖以此見嫉儕流前後詬辱非常而終不敢變其
素守此非獨資性懦拙專由先訓切至之致此亦吾子
孫所當知者也
温公著疑孟一書極力詆孟子然當時未有以此斥温公
為小人兩程交遊甚款不以其所見之誤而并其一生
而斷棄古人所以取人者如此東俗挾隘凡於攻斥牛
栗之人一例廢棄不加録用彼不過狃於見聞不免黨
習而然耳其所以攻斥者非能真知其當斥也亦猶推
尊之人非能真知其當尊則此不係於其人之賢愚才
否亦明矣假使温公生於今世必且以為小人以為邪

論不寬則黜安能致位崇顯為一代名臣哉近日懷尼之黨其禍益烈為國用材之道恐不當如是也

李先佐嘗言儕友中唯崔副學昌大有貴格位當躋三台余曰崔令必不得至宰列况可論三台耶李大以為不然及崔為松都留守辭免降秩曰以病遞李大駭歎每以語於人又嘗於友人家逢崔持平尚履既去余謂主人曰李綏殆將死乎芳年雋才殊可惜也主人甚恠之翌月李綏病死申應教晳欲得嶺伯廟議亦將陞擢申公語余曰吾得嶺伯則教書欲得君文余笑曰文固不惜但恐君之命中無緋玉耳申竟寬謫而死又有一名

宦每以不黨自居恒持兩非之論儕友亦信以爲然余
曰某之眼睛旋轉不定見利必趨非可信之人也俄而
果投附時論變其前見又嘗在實録廳與金濟謙爲僚
坐中或言金當朝夕躋崇品余曰金之眼光驚惶不定
類有大憂非吉兆也未幾金果敗洪相致中嘗問洪啓
迪名論甚盛君以爲何等人也余曰洪之爲人苟不能
害人必爲人所害不知其他也俄而洪亦遇禍其餘未
盡驗而余亦昧相法只以動作威儀推之耳
古人言自秦莊襄王以後至皇明國家亂亡之漸恒在丁
未歲盖以丁未即天地間大火用事之時唯宋淳熈丁

未無他事變而亦不免赤地千里我國以海外偏小之
故其應天數不必盡同中國而屢當丁未安能每每無
事況去歲日暋今年星變俱非常災當國者宜長憂遠
計不可恬嬉目前也
莊子曰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
有極其爲樂可勝計耶此卽黃面老子之言也泰初有
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
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
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
於初此卽濂翁太極之說也此時佛法未入中國先乎

有宋諸儒且數千載而蒙莊便已信口說出兩家源頭
其見識之高如此按淮南子未始有極之下有敝而復
新四字其意愈明
古人謂書不盡言然莊子之書却能發人所欲言而不能
言者如大言大知以下多少模寫人心變態忽結之以
樂出虛蒸成菌曲盡情狀妙不可加又如人生天地之間
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生焉油然漻
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
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
大歸乎又能極意狀出人死生之際

金剛六如偈承上不取於相如如不動而言也間諸相皆
如六種故所以不取圭峯乃判作别科殊失本旨
楞嚴宗旨在六根反流般若宗旨在不住相其實皆一法
也不住相然後六根可以反流反流又所以不住相非
有異也黄檗動說無心是道大慧動勸提撕話頭無心
是反流不住相之揔名話頭要得反流不住相只為人
妄情多不得已而權設此方便耳
衣布之士希沾一命懸磬之家冀占數畝曠室之夫思摟
處子此皆人情之所不免然既得之矣官卑則希高財
小則冀厚色敝則思新乃至極天下之妖冶而不足以

塡其慾盡天下之膏腴而不足以盈其志據天下之崇
極而不足以充其願人心騖於利豈有知足之時茍能
歇得念念馳求心即此是道即此是空諸所有也
李士謙謂人之有神如草之有根草雖枯死於秋而其根
不死故至春而又生范縝謂人之有神如刀之有利刀
亡則利復何在縝着於無謙着於有着有着無烏足以
語至道
孩兒有知覺而關運用老人有知覺而多昏昧然則神不
能自為主張而一聽於血氣歟殆非然也覺湛之體不
以精神之盛衰而有所異至於妙用則必資精壯神旺

而乃能外運肖其形器衰弱則其運殆乎息矣此非本體之有所虧也凡所謂神皆指八識而言非覺湛之元神古人言髮白非心白盖有見於是爾

葬者藏也所以藏體魄也薄板時服掩坎而固封之斯其足矣近世衣衾棺槨務盡其美一喪所費動至數百金其亦惑之甚也朽之遲速係於地氣不在於木之堅脆設令其朽差有久近畢竟歸土等耳又何爭數十年之先後薄板附板既無所害而衣衾華美亦無所益玄晏皇甫謐遺戒以為衣衾所以襯身棺槨所以隔其氣絶之後幅巾故衣裹以籧篨便以親土若不如此冤悲没

世或者以此為矯俗之舉夫人之所深愛無過其身豈
有自薄其身以矯他人之理此不過眞知靡財厚葬之
為無益而骨肉歸土之為常理故其言如此也
郭璞欲為顏含筮其年位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
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
龜其言約而理精可以警夫世之分外妄求者
天運流行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時之不變但以其漸而不
驟故人不能覺耳易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楞
嚴曰化理不住運運密移甲長髮生氣消容皺日夜相
代曾無覺悟莊子曰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

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古之觀大化者知其如此故與物化者任其化而一不化者寓乎物化之間所謂神仙欲固其精氣歷劫不死恐無此理也

天地以氣化人物以形化以形化者形以傳形生生不窮以氣化者多在上古未形化之前然中古以下亦或有之以我東言之檀君及李謁平高星主皆生石穴驪興之閔羅州之朴安東之金或生水濱或生山底或乃剖自大卵皆氣化而生至若道詵之有母而無父則又氣與形合化者也二氣交感何所不有